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納粟

有錢莫棄糟糠妻，貧時患難相依。何須翠繞共珠圍？得飽家常飯，衝寒粗布衣。

休羨豔姬顏色美，防閒費盡心機。得些閒空便私歸。那肯團團轉？只會貼天飛。

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癡人愛野雞，野雞毛羽好，得隙想飛騰，稻粱飼不飽。

家雞蠢夯材，守人相到老，終夜不貪眠，五更能報曉。

野雞毛好如鮮花，自古冶容多破家。家雞打鳴好起早，兀坐深閨只績麻。

晁書二人得了喜信，收拾了行李，將帶來的二百兩路費銀內留下五十兩與胡旦在京攪纏，辭謝了蘇綿衣，僱了長騾，合了同伴回南去訖。

卻說二月十九日是白衣菩薩聖誕，珍哥調養的漸覺好些，做了兩雙鞋、買了香燭紙馬，要打發晁住媳婦往廟裡去燒香。正待出門，只見外面一片喧嚷。晁大舍方在梳頭，合珍哥都唬了一跳。家人傳進說：「還是那年報喜的七八個人，來報老爺升了北通州知州。」晁大舍不勝喜歡，又忽想：「怪道公公兩次托夢叫我往北去投奔爹娘！我想爹娘見在南邊，卻如何只說北去？原來公公已預先知道了。」晁大舍出去，見了報喜眾人，差人往鋪中買了八匹大桃紅揀布與眾人掛紅，送在東院書房內安歇。次日，擺酒款待，封出一百兩喜錢，眾人嫌少，漸次又添了五十兩，都歡喜，打發散了。眾親朋絡繹不絕，都來賀喜。晁大舍只是不敢送出大門。

接說晁知縣那裡，晁書二人尚未到家，報喜的已先到了十日，見了刊報，送在寺內安歇，也發付的眾人心滿意足。打疊申文書，造交代冊籍，辭院道，寫了兩隻官座船，擇四月初一日離任，不到家，一直往通州上任。也果然兌了一千兩銀子與梁生，教梁生辭了班裡眾人，同在船上進京。

晁知縣起身之日，倒是那幾家鄉宦舉人送贐送行，倒也還成了禮數。那華亭兩學秀才，四鄉百姓，恨晁大尹如蛇蠍一般，恨不得去了打個醋壇的光景。那兩學也並不見舉甚麼帳詞，百姓們也不見說有「脫靴遺愛」的舊規。那些鄉紳們說道：「這個晁父母不說自己在士民上刻毒，不知的只說華亭風俗不厚。我們大家做個帳詞，教我們各家的子弟為首，寫了通學的名字，央教官領了送去；再備個彩亭，尋雙靴，也叫我們眾家佃戶莊客，假妝了百姓，與他脫靴脫靴。」算記停當，至日，撮弄著打發上船去了。合縣士民也有買三牲還願也，也有合分資做慶賀道場的，也有燒素紙的，也有果然打醋壇的，也有只是念佛的，也有念佛中帶咒罵的。

這晁大尹去後，倒也甚是風光，一路順風順水。五月端午前，到了濟寧，老早就泊了船，要上岸買二三十斤胭脂，帶到任上送禮；又要差人先到家裡報知。

這一夜晁大尹方才睡去，只見他的父親走進艙來，說道：「源兒近來甚是作孽，憑空領了娼婦打圍，把個妖狐射殺，被他兩次報仇，都是我救護住了，不致傷生。只怕你父子們的運氣退動，終不能脫他的手。你可拘束了他，回到任去，一來遠避他鄉，二來帝都所在，那妖魂也不敢隨去。」晁大尹醒來，卻是一夢，喚醒夫人。夫人道：「我正與公公說話，你卻將我喚醒。」二人說起夢來，都是一樣，也甚是詭異一番。早起寫了一封書與大舍，內說：「武城雖是河邊，我久客乍歸，親朋往來，就要耽閣費事；因此不到家中，只順路到墳上祭祭祖，焚了黃，事完，仍即回到船上。」又說：「公公托夢，甚是奇怪，且是我與你母親同夢一般。你可急急收拾，回了媳婦計氏隨往任中，乘便也好求乾功名，不可有誤！」

誰知晁大舍捨了計氏，用八百兩取了珍哥，瞞得兩個老渾帳一些不知。雖不住的有家人來往，那家人尋思，服事老主人的日短，伏事小主人的日長，那個敢說？如今書上要同計氏隨任，如何支吾？晁大舍隨即收拾了鋪蓋，僱了八名轎夫，坐了前响京中買來的大轎，帶了《金剛經》，跟了六七個家人，貼河迎將上去。走了兩三日，迎見了船，見了爹娘，說不了家長裡短；又說計氏小產了，不能動履，目下且不能同去，只得爹娘先行，待計氏將息好了，另去不遲。

晁大舍與爹娘同在船上，走了幾日，到了武城地方，祭了祖，焚過了黃，晁大尹方知雍山莊上被人放火燒得精光，也去了萬把糧食等物，嗟歎了一回，開了船向北而行。晁大舍又送了兩站，說定待計氏稍有起色，或是坐船，或是起旱，即往任上不題。

晁大舍回到家中，對珍哥說道：「爹娘聞知娶你過門，甚是歡喜，要即時搬你上船，同往任內，因我說你小產未起，所以只得遲遲。待你一好，咱也都要行了。」

到了五月盡頭，過了三伏，晁大舍揀了七月初七日從陸路起身，預先僱騾子，僱轎夫，收拾行李停當，只等至日起身。初五日午後，計氏領了四五個養娘走到前邊廳內，將公公買與他的那頂轎，帶轎圍，帶扶手，拉的拉，拽的拽，抬到自己後邊去了，口裡說道：「這是公公買與我的，那個賤骨頭奴才敢坐！誰敢出來說話，我將轎打得粉碎，再與拚命不遲！」家人報與晁大舍知道。珍哥氣得目瞪口呆，做聲不出。晁大舍道：「丟醜罷了！我看沒有了這頂轎，看咱去的成去不成！我偏要另買一頂，比這強一萬倍子的哩！」果然用了二十八兩銀子問鄉宦家回了一頂全副大轎來。珍哥方才歡喜。晁大舍叫人與計氏說道：「適間用了五十兩銀子買了轎來，甚是齊整，叫你去看看。」計氏望著那養娘，稠稠的唾沫猛割丁向臉上噉一口，道：「精扯淡！那怕你五千兩買轎！累著我腿疼，卻叫我去看看！你只不動我的這頂破轎，就是五萬兩也不干我事！」噉的那養娘一溜風跑了。

到初七日，收拾了當，交付看家的明白了，大家起身往北前進。一路早行晚住，到了北京。誰想晁大舍且不敢便叫珍哥竟到任內，要慢慢的油嘴滑舌編得爹娘允了，方好進去，隨在沙窩門內，每月三兩銀賃了一所半大不小的房子，置買了一切器皿煤米等物，停停喘喘，將珍哥留住裡面。跟去的養娘俱留在京中，又留下晁住兩口子服侍珍哥。自己還在京中住了兩日，方才帶了幾個家人自到通州任內，說計氏小產，病只管不得好，恐爹娘盼望，所以自己先來了。晁夫人甚是怨帳，說道：「家門口守著河路，上了船直到衙門口，如何不帶他回來，丟他在家？誰是他著己的人，肯用心服事？虧你也下得狠心！況且京裡有好太醫，也好調理。」他埋怨兒子不了，又要差人回去央計親家送女兒來。晁大舍也暫時支吾過了。

七月二十四日，晁大舍道：「明日二十五是城隍廟集。我要到廟上走走，就買些甚麼東西，也要各處看看，得住幾日回來。」晁老依允，與了他六七十兩銀子，要撥兩名快手跟隨。晁大舍道：「這麼許多家人，要那快手何用？」撥了八名夫，坐了轎，進了沙窩門珍哥宅內住了，對珍哥道：「幸得你沒進去！衙門窄窄的，屁股也掉不轉的，屙屎溺尿的去處也沒有。咱住慣了寬房大屋，這們促織屋內，不二日就繫死了！虧我有主意，沒即時同你進去。若是進去了，衙門規矩，就便不出來了，那時才是小珍子作難哩！」珍哥卻也就被哄過了。到二十五日，端了一扶手銀子，果然到了廟上，買了些沒要緊的東西，回到京中宅子，住了七八日，別了珍哥，仍回通州去了。

卻說那個晁住原不是從小使久的，做過門子，當過兵，約二十四五歲年紀，紫膛色的一個胖壯小伙子，是老晁選了官以後，央一個朋友送來投充的。晁大舍喜他伶俐，凡百托他，一向叫佻者、定戲子、出入銀錢、掌管禮物，都是他一人支管。珍哥做戲子的時節，晁住整日鬥牙磕他嘴不了。臨買他的時，講價錢、打夾帳，都是他的首尾。兩個也可謂「傾蓋如故」的極了。這個昏大官人偏偏叫他在京守著一伙團齊過日。那晁住媳婦就合珍哥一個鼻孔出氣，也沒有這等心意相投。晁住夫婦漸漸衣服鞋襪也便華麗得忒不相了，以致那閨門中的瑣碎事體叫人說不出口，那個昏大官人就象耳聾眼瞎的一般。也不十分迴避大官人了，只是那旁人的口碑說得匙箸都撈不起來的。那個晁住受了晁大官人這等厚恩，怎樣報得起？所以狠命苦掙了些錢，買了一頂翠綠鸚哥色的萬字頭巾，還恐不十分齊整，又到金箔衙衙買了甘帖升底金，送到東江米巷銷金鋪內，銷得轉枝蓮，煞也好看，把與晁大官人戴。

那晁大官人其實有了這頂好頭巾戴上，倒也該罷了，他卻辜負了晁住的一片好心，又要另戴一頂什麼上舍頭巾。合他父親說

了，要起文書，打通狀，援例入監。果然依了他，部裡遞了援例子，弄神弄鬼，做了個附學名聲。又援引京官事例，減了二三十兩，費不到三百兩銀子，就也納完了。尋了同鄉京官的保結，也不消原籍行查，擇了好日入監，參見了司業祭酒，撥了廂，拜了典簿助教等官，每日也隨行逐隊的，一般戴了儒巾，穿了舉人的圓領，係了丈把長天青縲子，粉底皂靴，夾在隊裡，升堂畫卯。但只是：

平生未讀書，那識之乎字？藍袍冉冉入宮牆，自覺真惶愧！
剛入大成宮，孔孟都迴避。爭前問道是何人？因甚輕來至？

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晁大舍每日托了坐監為名，卻常在京居住，一切日用盤繳，三頭兩日俱是通州差人送來，近日又搭識了一個監門前住的私窠子，與他使錢犯好，推說監中宿班，整幾夜不回家。幸得珍哥甚不寂寞，正喜他在外邊宿監，他卻好在家裡「宿監」，所以絕不來管他。

住過了十二月二十日以後，晁老著人來說道：「就是小學生上學，先生也該放學了。如何年節到了，還在京中做甚？」晁大舍道：「你先回，上復老爺，我爽利趕了二十五日廟上買些物事，方可回去。」那人去了。

自此以後，煞實與珍哥置辦年節，自頭上以至腳下，自口裡以至肚中，無一不備。又到廟上與珍哥換了四兩雪白大珠，又買了些玉花玉結之類，又買了幾套灑綠衣裳，又買了一匹大紅萬壽宮錦。那日廟上賣著兩件奇異的活寶，圍住了許多人看，只出不起價錢。晁大舍也著人撥開了眾人，才入裡面去看，只見一個金漆大大的方籠，籠內貼一邊安了一張小小朱紅漆幾桌，桌上一小本磁青紙泥金寫的《般若心經》，桌上一個拱線鑲邊玄色心的蘆花墊，墊上坐著一個大紅長毛的肥胖獅子貓，那貓吃的飽飽的，閉著眼，朝著那本經睡著打呼盧。那賣貓的人說道：「這貓是西竺國如來菩薩家的，只因他不守佛戒，把一個偷琉璃燈油的老鼠咬殺了如來惱他，要他與那老鼠償命。虧不盡那八金剛四菩薩合那十八位羅漢與他再三討饒，方才赦了他性命，叫西洋國進貢的人擄到中華，罰他與凡人喂養，待五十年方取他回去。你細聽來，他卻不是打呼盧，他是念佛，一句句念道『觀自在菩薩』不住。他說觀音大士是救苦難的，要指望觀音老母救他回西天去哩。」

晁大舍側著耳朵聽，真真是象唸經的一般，說道：「真真奇怪！這一身大紅長毛已是世間希奇古怪了，如何又會唸經？但那西番原來的人今在何處？我們也見他一見，問個詳細。」賣貓人說道：「那西番人進完了貢，等不得賣這貓，我與了他二百五十兩銀子頓下，打發那番人回去了。」晁大舍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怎便要這許多銀子？可有甚麼好處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看爺說的是甚麼話！若是沒有好處，拿三四十個錢，放著極好有名的貓兒不買，卻拿著二三百兩銀子買他？這貓逼鼠是不必說的，但有這貓的去處，周圍十里之內，老鼠去的遠遠的，要個老鼠兒看看也是沒有的。把賣老鼠藥的只急的乾跳，餓的那口臭牙黃的！這都不為希罕。若有人家養活著這佛貓，有多少天神天將都護衛著哩。憑你甚麼妖精鬼怪、狐狸猿猴，成了多大氣候，聞著點氣兒，死不透的。說起那張天師來，只乾生氣罷了。昨日翰林院門口一家子的個女兒，叫一個狐狸精纏的堪堪待死的火勢，請了天壇裡兩個有名的法師去捉他，差一點兒沒叫那狐狸精治了個臭死。後來貼了張天師親筆畫的符，到了黑夜，那符希流刷拉的怪響，只說是那狐精被天師的符捉住了。誰想不是價，可是那符動彈。見人去看他，那符口吐人言，說道：『那狐狸精在屋門外頭坐著哩，我這泡尿驚的慌，不敢出去溺。』第二日清早，我滴溜著這貓往市上來，打那裡經過，正一大家人圍著講話哩。教我也站下聽聽，說的就是這個。誰想那狐狸精不曉的這貓在外邊，往外一跑，看見了這貓，『抓』的一聲，見了本像，死在當場。那家子請我到我家，齊整請了我一席酒，謝了我五兩銀。我把那狐狸剝了皮，硝的熟，做了一條風領。我戴的就是。」

眾人倒仔細聽他說了半日。一人道：「這是笑話兒！是打趣張天師符不靈的話！」賣貓人繃著臉說道：「怎麼是笑話？見在翰林院對門子住，是翰林院承差家，有招對的話。」晁大舍聽見這話，狐精害怕，便有好幾分要買的光景，問道：「咱長話短說，真也罷，假也罷，你說實要多少銀？我買你的。」那人道：「你看爺說的話！我不圖實賣，冷風淘熱氣的，圖賣涼姜哩！年下來人，該人許多帳，全靠著這個貓。就是前日買這貓，難道二百五十兩銀子都是我自己的不成？也還問人揭借了一半添上，才買了。如今這一家貨又急忙賣不出去，人家又來討錢，差不多賺三四個銀就發脫了。本等要三百兩，讓爺十兩，只已二百九十兩罷。」晁大舍道：「瞎話！成不的！與你冰光細絲二十九兩，天平兌己，你賣不賣，任憑主張。」那人道：「好爺！你老人家就從蘇州來，可也一半里頭，也還我一半，倒見十抽一起來！」晁大舍道：「再添你三兩，共三十二兩，你可也賣了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只是這年下著急，沒銀子使，若捱過了年，我留著這貓與人拘邪捉鬼，倒撰他無數的錢。」

晁大舍又聽了「拘邪捉鬼」四個字，那裡肯打脫？添到三十五、三十八、四十、四十五，那人只是不賣。他那一路上的人恐怕晁大舍使性子，又恐怕旁邊人有不幫襯的，打破頭屑、做張做智的圓成著，做了五十兩銀子，賣了。晁大舍從扶手內拿出一錠大銀來，遞與那人，那人說：「這銀雖是一錠元寶，不知夠五十兩不夠？咱們尋個去處兌兌去。」那個圓成的人道：「你就沒個眼色！這們一位忠誠的爺，難道哄你不成？就差的一二兩銀子，也沒便宜了別人。」一家拿著獵，一家拿著銀子，歡天喜地的散了。那人臨去，還臥在地下與那貓磕了兩個頭，說道：「我的佛爺！弟子不是一萬分著急，也不肯捨了你。」

晁大舍正待走，只見又一個賣鸚鵡的人喚道：「請爺回來看我的鸚鵡，照顧了罷。我也是年下著急，要打發人家帳哩。」晁大舍站住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我家裡有好幾個哩，不買他。」那人道：「鸚鵡，爺不肯買你哩。你不自己央央爺，我沒有豆子養活你哩。」那鸚鵡果然掠了掠翅，說道：「爺不買，誰敢買？」說得真真的與人言無異。晁大舍喜的抓耳撓腮的道：「真是不到兩京虛了眼！怎麼人世間有這們希奇物件！」晁大舍問道：「你可實要多少銀子？」那人說道：「這比不的那貓能拘邪捉鬼的值的錢多，這不過教道的工夫錢。富貴們買了家去，當個丫頭小廝傳話兒罷了，能敢要多少？爺心愛，多賞幾兩；心裡不甚愛，少賞幾兩。我脫不了是皇城裡邊鸚鵡兒的教師，有數的六個月就要教會一群，也就帶出三四個來。爺如今只賞小的三十兩銀子罷，揀了家裡頑去。」晁大舍說：「與你十二兩銀子罷。」那人不肯賣。晁大舍走了一走，那人拿出一把綠豆來，說道：「爺去了，不買你，只是餓死了！」那鸚鵡掠著翅，連叫道：「爺不買，誰敢買？爺不買，誰敢買？」晁大舍回頭道：「可實作怪！就多使二兩銀子，也不虧人。」一面開了扶手，取出十兩一封，五兩一封，遞與那人。那人把銀解開包看了，道：「這十五兩，爺賞的不太少些？罷！罷！我看爺也是個不耐煩的，賣與爺去。」

一邊交割了，晁大舍上了馬，家人們都僱了驢子，一溜煙往下處行走。拿到珍哥面前，就如那外國進了寶來一般，珍哥佯佯不彩的不理；又拿出買的衣服、錦緞合那珠子、玉花，珍哥倒把玩個不了。晁大舍道：「村孩子！放著兩件活寶貝不看，拿著那兩個珠子擺划！」珍哥道：「一個混帳獅貓合個鸚鵡子，活寶！倒是狗寶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村孩子！你家裡有這們幾個混帳獅貓合這們會說話的鸚鵡？」珍哥說：「咄，你見什麼來！」晁大舍道：「你只強！休說別的，天下有這們大獅貓？這沒有十五六斤沉麼？」珍哥道：「你見甚麼來！北京城裡大似狗的貓，小似貓的狗，不知多少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咱那裡鸚鵡盡多，見有這們會說話的來？珍哥說：「他怎麼這一會子沒見說話？」晁大舍道：「鸚鵡，你說話與奶奶聽，我與你豆子吃。」那鸚鵡果然真真的說道：「爺不買，誰敢買？」珍哥道：「果然說的話真。」道：「鸚鵡，你再說句話，我與你豆兒吃。」那鸚鵡又說：「爺不買，誰敢買？」珍哥看著晁大舍大笑道：「我的傻哥兒！吃了人的虧了！你再叫他會說第二句話麼？」晁大舍又道：「鸚鵡，貓來了！」連叫了數聲。那鸚鵡也連說數聲「爺不買，誰敢買？」珍哥瞅了晁大舍一眼，說道：「傻孫！買這夯杭子做什麼？留著這幾錢銀子，年下買瓜子嗑也是好的。瞎頭子丟了錢！」晁大舍道：「幾錢銀！這是十五兩銀子哩！」珍哥嗤了一聲道：「十五兩銀子，極少也買四十個！」問晁住道：「是實使了幾錢銀子？」晁住道：「實是十五兩銀子，少他一分哩！」珍哥道：「呸！傻忘……」就縮住了口沒罵出來。又問：「這貓是幾錢銀子？」晁住道：「這貓是那錠元寶買的。」

珍哥道：「你爺兒們不知搗的是那裡鬼！」晁住道：「沒的這貓也著人哄不成？咱這裡的貓，從幾時有紅的來？從幾時會唸經

來？」珍哥道：「紅的！還有綠的、藍的、青的、紫的哩！脫不了是顏色染的，沒的是天生的不成？」晁大舍道：「我的強娘娘！知不到什麼，少耍梆梆！你拿指頭蘸著唾沫，捻捻試試，看落色不落色？」珍哥道：「誰家茜草茜的也會落色來？沒的氈條、羯子、纓子都落色罷？」晁大舍道：「瞎話！一個活東西，怎麼茜？」珍哥道：「人家老頭子拿著烏須，沒的是死了才烏？你曾見俺家裡那個白獅貓來？原起不是個紅貓來，比這還紅的鮮明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如今怎麼就白了？」珍哥道：「到春裡退了毛就白了。」晁大舍掙了一會，望著晁住道：「咱別要吃了他的虧！」又道：「只是會唸經，沒的不蹺蹊？」珍哥道：「你叫他念卷經咱聽。」晁大舍向他脖子下撓了幾撓，那貓眯風著眼，呼盧呼盧的起來。晁大舍喜的道：「你聽！你聽！念的真真的『觀自在菩薩』！『觀自在菩薩』！」珍哥道：「我也沒有那好笑的。這經誰家的貓不會念？丫頭，你拿咱家小玳瑁來！」丫頭將一個玳瑁貓捧到。珍哥摟在懷裡，也替他脖子底下撓了幾把，那玳瑁也眯風了眼，也念起「觀自在菩薩」來了。珍哥道：「你聽！你那貓值五十兩，我這小玳瑁就值六十兩！脫不了貓都是這等打呼盧，就是唸經不唸經哩？！北京城不著這們傻孩子，叫那光棍餓殺罷！」與了晁大舍個閉氣，晁住也沒顏落色的走得去了。

晁大舍說：「脫不了也沒使了咱的錢，咱開爹的帳，說這貓常能避鼠，留著當個尋常貓養活，叫他拿老鼠。」叫丫頭撾了些綠豆，放在鸚哥罐裡。鸚哥見了丫頭撾著豆子，飛著連聲叫喚「爺不買，誰敢買？」珍哥道：「好鸚哥！極會說話！」又叫丫頭將貓籠內紅漆幾桌合那泥金《心經》取得出來，拌了一碗飯送到籠內。那貓吃不了，還剩了一半在內。正是：貪夫再得兒孫好，天下應無悖出財！再聽下回接道。